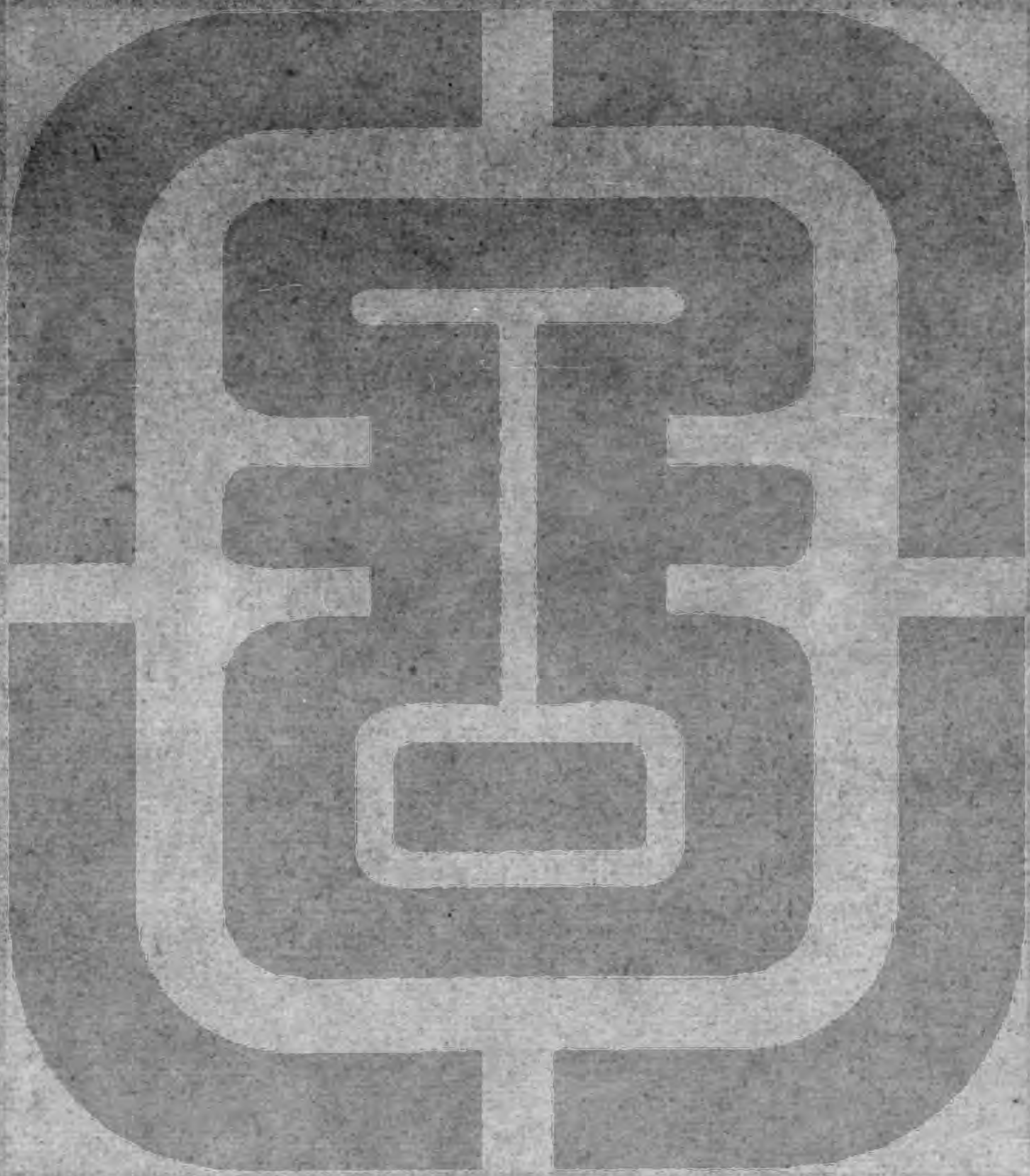


下



杜工部七言詩下卷

節序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

生菜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

忽憶

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
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
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
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此詩在峽中立春日思兩京之時物而追賦之也公之族在杜陵而家於洛陽又嘗官于



朝故兩京春盤皆所嘗食也高門大宅以白玉盤承菜以相餽遺而此菜之細縷如青絲者實由織手婦人作之也然此惟兩京有之耳今在峽中寒江之上安得此物在眼所以重遠鄉之悲也未復嘆曰此身未知歸時定在西京乎定在東京乎聊且賦詩詠此春盤耳固未得食之也又按次聯以首句盤菜二字重出分詠與吹笛詩重見首句風月二字同是一格

人曰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栢葉

休隨酒

栢葉歲時記元日進椒栢酒飲以年少者為先

勝裏金花巧耐

寒

金花歲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或縷金薄為人勝取改舊從新之意

佩劍

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

流水伯牙撫琴志在流水鍾子

期聽之曰蕩蕩乎志在高山曰巍巍乎子期死伯牙遂絕絃不復鼓曰世無知音者早春

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此篇偶成之作也首聯為節日乃人情土俗之所同尚領聯謂居家薄飲無復栢酒之餽而花勝之辟寒則家人輩自試其巧耳頸聯拔劍彈琴乃托言以寬懷自遣之意然劍氣衝牛斗乃在江湖之分野匣琴之彈又志在流水故尾聯遂言為琴劍皆引我江湖之興直謂不憂道梗而欲往遊之也此詩蓋作於未出峽之前不可定為何年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小寒食如小至之類謂前一日也隱几蕭條

戴鶡冠鶡冠隱士之冠也以勇雉毛為冠古有隱士號鶡冠子春水船如

天上坐老身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慢片

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

長安直北明皇自蜀回後號南京望長安在北長安又號北斗城

此詩言舟中本不飲以其佳節也故勉強而飲然猶禁火冷食亦不能多飲矣故第二句寫其蕭條之狀中四句但即舟中所見之物然水闊眼昏蝶鷗輕狎無非所以感其蕭條

也末聯觀雲山之遠而望長安所謂身江湖而心魏闕一飯不忘君者矣按邵氏聞見錄云少陵此詩次聯本沈雲卿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人在鏡中懸也愚謂彼皆水裏之景耳老杜則謂春江平闊故其坐舡如在天上眼昏眩故其看花如在霧中意異句工不可同日而觀况公亦豈必本沈而作哉

九日二首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

既無分竹葉酒名也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

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白鴈筆談載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

來則霜降北
人謂之霜信
弟妹蕭條各何在
于戈衰謝兩相

催

此詩因病不得縱飲而作也言重陽佳節而獨酌數杯復登高可謂無分飲酒安用菊花乎咄咄不滿之意也後四句因感時撫事言在他鄉而聞暮猿又見故國之候鴈其傷懷至矣所以深念骨肉離散而世亂身衰兩相催併安得不重其老病乎

去年登高鄴縣北鄴縣屬梓州今日重在涪江

濱涪江在重慶府巴縣巴水苦遭白髮不相放

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

長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驪山

在臨潼縣即明明皇華清宮所在

此詩因在梓州兩度重九感其未歸而作也白髮滿頭羞對黃花矣然而兩年留者實因世亂道梗故久在客中倚傍人門其鬱鬱之懷為何如耶飲罷回思長安扈從遊幸之地今御路猶存而不復再至唯有斷腸而已

九日藍田崔氏莊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

還吹帽吹帽晉孟嘉字萬年江夏人晉永和中為桓温參軍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日

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目左右及賓容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取還之溫命
孫盛為朝之笑而請紙筆作答了不容思

笑倩傷人為正冠藍水遠
從千澗落藍水藍田有洲方二十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為藍水玉山高

並兩峰寒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山因名玉山明年此會知誰健

醉把茱萸仔細看茱萸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

酒云令人長壽

此詩為蒼崔君宴會之意而作也言常時嘆
老悲秋甚難排遣今日飲酒之興則為崔君
盡歡而且不復悲矣次聯用孟嘉事而翻案
用之而分作二句意格俱新又孟嘉之吹帽

以侮桓溫耳今吾盡崔君之歡故正冠以相
禮貌也第三聯則崔氏莊山水之景以寫其
目之所見末則把玩茱萸預恐明年不如今
日之會可謂真盡其歡而有無窮之意矣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綉五紋

添弱線添線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

吹葭六管動浮灰吹灰續漢書以葭莖灰實律管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

峴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

物不殊鄉國異雲物左傳僖公四年凡冬至啓閉必書雲物以志休咎教

兒且覆掌中杯

此詩正詠冬至日之事而題云小至蓋至前一
日作詩故也猶小寒食舟中作之義今闕
人亦呼除夕前一日為小年日亦此義也注
家徒尔云耳次聯言冬至陽生而人事之催
也第七句言天時第八句言人事以終首句
之義又按覆掌中杯必當時飲酒之俗大抵
欲其盡飲之意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

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

鵷行鵷鷺行也在朝

縉紳之列也

欲知趨走傷心地

趨走甫先為工部員外郎為房瑄事出為

華州掾當時恐必參謁郡將也

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

笑語有時顛倒着衣裳

顛倒衣裳詩東方何人未明顛倒衣裳

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一線長見小至注

此詩首兩句追言為拾遺之榮中四句言今
為掾吏之勞末句以至日之事言其愁也去
年至日早朝仰御床而立內班何其榮也今
任功曹趨走府庭以參承郡守令人傷心所
以遐想御爐之香滿眼而浮也然今官守懸
隔不得追陪省掾諸公之閑暇矣惟有承奉
郡將之召時或衣裳亦不暇整急趨其命因
嘆何人誤道此日陽生陰退乃愁盡之日不

知我之愁方與綉線隨日影而長也第
五句承第四句第六句應首句茲辰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

爐烟上麒麟香爐也孔雀徐開扇影還孔雀扇以孔雀毛為扇也

玉几由來天北極玉几書成王馮玉几出顧命朱衣只在殿

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此詩前六句追言去冬至日早朝之事末句言其在華州之寂寞也拾遺供奉天子左右故得近侍龍顏而殿上之御爐宮扇玉几朱衣得以相親而熟觀也麒麟不動金爐象瑞獸之形故不動也朱衣內侍引班之臣故只在殿中也去歲今日逍遙於龍顏之側今年

此日山城之內所對者寒雲凍雪安得不愁而斷腸乎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

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

玉朝來散紫宸紫宸唐殿名見前紫宸殿退朝詩心折此時無

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三秦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為

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二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

此詩疑在夔峽而作惟窮愁之至故形容獨老惟年年為客故異族相親也天涯之客今

日不過散步林壑之內而諸公在朝則此時
正鳴玉珮自紫宸殿而出其榮悴懸絕如此
宜乎方寸摧折而嘆歸路之猶隔也第三句
接第二句第四句應第一句第五句接第四
句第六句生結句
而又收前五句也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

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

金谷園銅駝
陌俱在洛陽

梅花欲

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

棣萼言兄弟詩棠
棣之華萼不韡韡

凡今之人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
莫如兄弟

此詩公因至節而起還鄉之心言至後則日
影漸長陽生陰退君子道長之時矣而我乃
在蜀思洛猶困逆旅何也故言今雖在嚴公
之幕服青袍而乘白馬然亦有何意味被金
谷園銅駝陌豈非我之故鄉乎惟宦情之淡
鄉思之濃故不覺梅花之欲開但懷兄弟思
鄉久別而言耳第三句第五句應劍南二字
第四句第六句應思洛陽三字梅花欲開又
至後之
時也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
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

家初散紫宸朝

紫宸見前註

口脂面藥隨恩澤

唐制臘日

賜口脂面藥

翠管銀鬕下九霄

翠管銀鬕所盛之器也

此詩在京隨朝喜同恩賜而作也萱草初茁時本不畏霜雪却非因煖而生故曰還萱草柳條則因凍全消而發故曰漏洩春光也今年臘日如此和煖可為夜飲之樂况公退朝節物之賜自天而下安得不重為之喜而謀縱飲乎

晝夜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今眠桃花氣煖

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

索錢

二月昏睡不為夜短之故而乃中午困思至於日落夢猶未醒何也蓋以故鄉殘破中朝憂危窮兵暴斂之未已也然則公豈昏惰而晝寢者之比乎第三句見其為二月之饒睡第四句見午睡至晚也又按後四句見公憂在國家而所願者去兵平賦足民而自比稷契豈虛語哉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

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

書不至鴈無情書鴈見前十日詩步輦倚杖看牛斗

銀漢遙應接鳳城鳳城指長安

此詩與秋興詩第一首辭語相出入黃氏以為在夔州作得之矣旅魂驚者驚秋也前六句皆寫峽中江中之事孤帆宿應秋水之句雙杵鳴應空山之句菊又山中之物鴈又江上之物也客中久病故園無書所以悵望思鄉惟羨長河亘天能與長安城中相接而公乃不得歸也

天文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閣閣寒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楚王宮楚襄王故宮

也亂波紛披已打舥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惠

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女

鄭子真名朴居谷口修身自保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而終其清風足以激貪勵俗近古逸民也岸高漲滑限西東

前六句詠江雨結句方言懷鄭典設因雨而不得往見也神女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

朝暮暮陽臺之下故第二句
言江雨早晚來自楚王宮也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掙颺如絲飛堦前短草

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舞石

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
飛如燕止則為石行雲見前行雲莫自濕仙

衣眼前江舸何忽遽未得安流逆浪歸

先之以鳴雨繼之以微雨故題云雨不絕也
微雨如絲故短草亦不沾泥柔枝之風亦緩
矣然雨尚未止故想石燕又且將雛飛而復
勸神女莫久行雨而自濕其衣也結聯亦見

雨不止故上水之舟
忽遽不可緩行也

白帝

白帝城中雲若屯

白帝城見前
秋興詩註

白帝城下雨翻

盆高江急峽雷霆闢古木長藤日月昏戎馬不

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

慟哭秋原何處村

前四句賦夔峽雲雨後四句因聞哭聲而傷
時也雨大傾盆故江聲如雷霆之怒雲若屯
故樹陰蔽日月之明戎馬又勞于外人口十
耗其九夫死妻寡徵歛不已所以其日雨後

聞有哀慟於遠村者公益即實事以賦之也或曰當崔旰之亂時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

楚王宮見前咏懷古跡第二詩

白帝城西過

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

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

亂南方實有未招蒐

此詩只是賦雨後晚景兼自嘆耳詩既成姑以返照二字為題實非專賦返照也楚宮之北皆陰其景也如黃昏而城西則雨過猶明也痕者急雨之跡落日回照江波搖動崖石

故城西猶明雨後雲深不辨山村故宮北已昏矣返照猶明而公已閉門以卧病不樂之故因言不欲久居峽中叛逆時動旅魂未招安得不早閉門哉

地理

望嶽

西嶽峻嶒竦處尊

西嶽華山也

諸峰羅立似兒孫安

得仙人九節杖

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

拄到玉女洗頭盆

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

為玉女洗頭盆也

車箱入谷無多路

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

又華山記山中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絕容
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
箭括通天有一門華山記箭括峯上有穴絕見
頂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白帝西
也者

公在華州朝夕見太華之高且大也思欲一
登以豁其空惚之懷而未能故賦望嶽而次
聯結聯皆欲見之意也嶽鎮特尊故諸峯序
列其下如子孫之侍父祖而不敢亢也寇萊
公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車箱谷箭
栝門皆西嶽之名跡或是登嶽所由之徑也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

黃草峽在涪州峽之西

赤甲山下行人

稀

赤甲山在夔州見在赤甲詩

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

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莫

愁劍閣終堪據

劍閣方輿云在綿谷縣

聞道松州已被圍

松州在廣元路即劍外

詳詩意似指夔涪之間有亂兵城都又有叛
者故云黃草峽之船不通赤甲城之人不出
往來既斷故長安無使命可以訪問而劍南
之用兵所傳不一是非莫辨也蜀道有兵戈
故第三聯因念錦水之上知誰家獨被亂離
之苦又因秦中使者不來而遥解之曰朝廷

莫慮劍閣之險為成都叛者所據即今吐蕃已圍松州則蜀道自有近憂勿深慮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

灩澦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在

夔州巫峽口方輿云在夔州西南二百步瞿塘峽口蜀江之心水經云白帝城西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名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峽以此為水候舟人取應不決名曰猶豫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

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

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

金

鹽井蜀郡家有鹽泉之井

此詩觀灩澦堆之漲有覆舟之事而作也諺云灩澦如象云云今既沒亦根深則江水暴漲可知其愁也烏驚龍喜皆因水多之故惟有舟人漁子習於水嬉歌而回首其意自得商估舟販壘其所載者則登岸而泣也又有鹽船幸濟而全者公因戒其舟中之惡少年言此後莫盡傾鹽井之所出以冒險僥倖而過貪厚利也

樓閣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亘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拆雲霾

龍虎睡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扶桑

見前諸將詩註弱水東影隨長流弱水史記在西海不能負一羽杖藜

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此篇首尾賦景最高之意言當城隅小徑之間旌旆樹之猶恐不禁風高而仆其峭拔險窄如此而我獨立飛樓之上尤縹緲而凌空也俯而觀之罅拆之中雲氣陰黯者龍虎所伏也江水清淺之處日光圍抱者鼉鼉出曝也遠而望之東海扶桑有西向之枝正當海岸之斷石西流弱水其東際之出則皆倒影而隨流此四句皆狀其最高而後見也未則穴自隱名而言其登高遠望感嘆當世至於血淚灑空且屢回其白首也然則公之悲以天

下非若牛山峴首之泣者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

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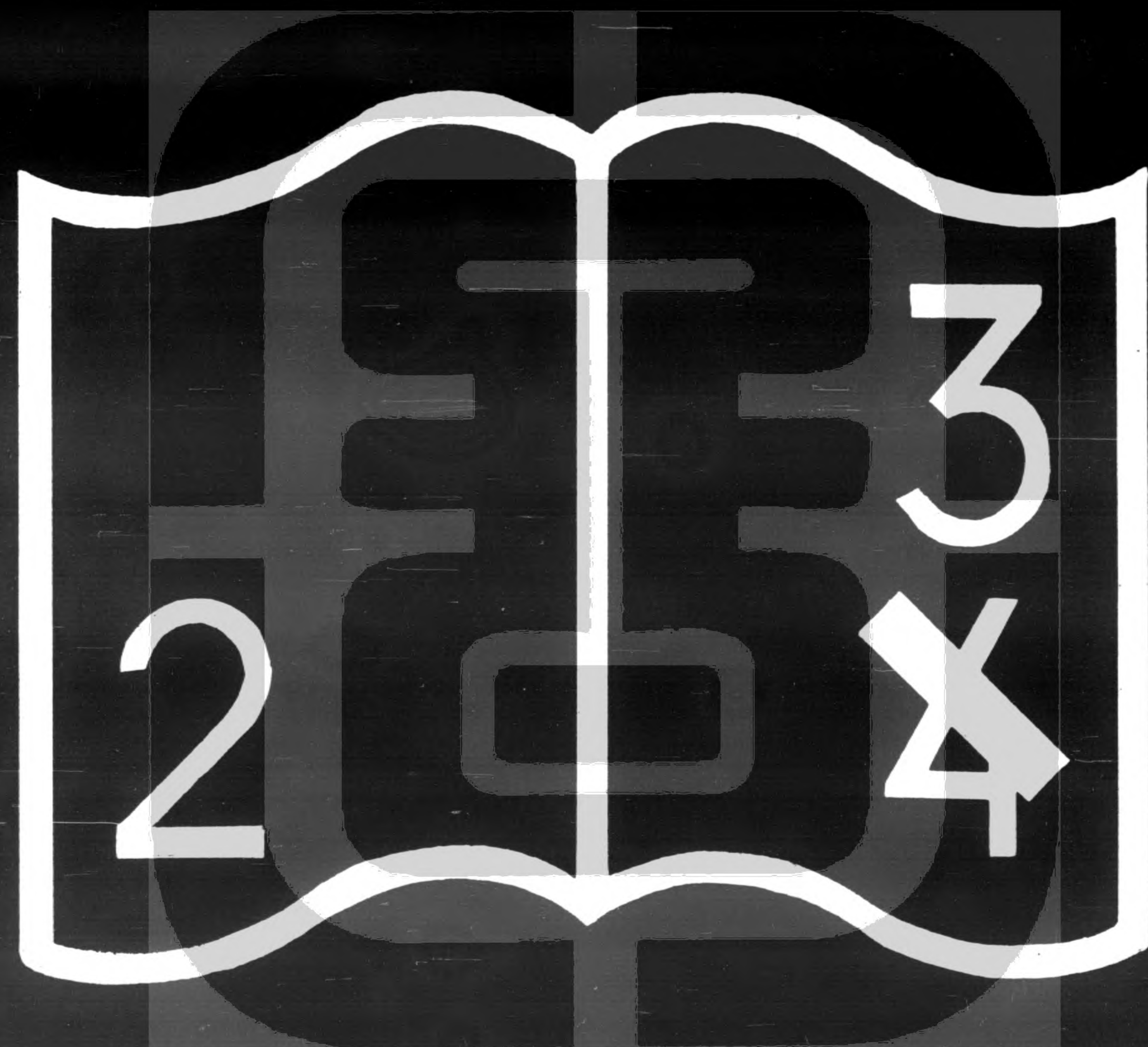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牕宿霧

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杖鉞

東晉石勒侵阜陵命王導假以黃鉞出討之投壺散帙有餘清投壺漢祭

導字第孫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此句暗用其事以

比衛伯玉也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编码错误 16-17 颠倒

此詩公初至江陵依衛伯玉承其請賦之意故極口稱美而未已首句言其樓之高次句言其新成也次聯體狀亦見其高亦見其新第三聯言伯玉杖鉞坐於樓上褰開帷幙望見之者皆瞻仰其具美而樓又有壺矢書籍列焉故云有餘清見其不專耀武則多暇而尚文事也公務簡少暇日故多與參佐同登此樓一時江漢之上有如此之風流足以起萬古人情之仰慕也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

還高下

二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天地也天清而地濁

三伏炎蒸定

雲開錦繡踈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

真賜還疑出尚方

後漢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

詣臺朝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於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尚方視之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履也
水樓之高本涼其日又起秋風故如陰山之欲雪言極涼也公前為嚴公所表除檢校尚書員外郎自可隨朝含香奏事然而不去者愛此水樓之涼也見其甚不相舍耳石壁赤色雨溜斑駁雲過而日光映之故如開錦繡松樹近水有風故其聲可聽二句即水樓上所見之景也未聯用葉令故事比終明府言其居水樓之清高疑有仙風故云然耳

宓子彈琴邑宰日

宓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

治封單父侯

終軍棄繻英妙時

漢武帝時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選

為博士弟子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闕關吏與軍繻曰傳還當以台符軍曰大丈夫西遊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為謁者給事中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闕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

棄繻生也

承家節操尚不改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

賓客盡傾蓋

傾蓋孔子之郊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猶交蓋也

何處

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踈簾看奕

棋

奕方言圍棋

有無

三伏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

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日金也夏至後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

伏推轂幾年惟鎮靜

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

閫以外將

曳裾終日盛文儒

曳裾鄒陽上書曰臣雖愚陋則何王

之門不可

白頭受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

受簡謝惠連雪賦云梁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為寡人賦之

此篇公以前詩未盡其工又作以奉伯玉也前篇頷聯雖巧麗而此篇則雄渾壯觀矣此

樓在江陵城之西北而江陵乃故楚之都城也惟其雄壯高大故登之以望遠見衡岳出

於雲氣之外岷江洞庭散流於地中也次聯
言俯仰之間天高地下此接中立其間高敞
軒豁如此則三伏之熱以為有乎以為無乎
言不待問而可知其無也後四句仍是歸美
伯玉言其幾年專制閩外惟鎮以靜不生邊
釁而終日與居者多文學之游士也末以雪
賦中相如受簡於梁王之事比奉衛
王之請賦而謙言老不及司馬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兩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洒衣裳翛然欲下

陰山雪

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相近其地四時常有雪

不去非無漢署

香

漢署借漢言唐指當時之省署香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

絕壁過

此篇專美終宰首以邑宰終軍之事對起第
三句言終明府能繼終軍故其弃繻之節操
猶存第四句言終明府能為政故子賤之流
風餘韻今見於此也第三聯言明府好客令
人親愛過者皆駐車相見如我本是何處之
翁亦來此水樓賦詩以美之也末聯即述景
趣蕭洒此亦描寫明
府好客之清致也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

來天地

錦江在成都

玉壘浮雲變古今

玉壘山在灌州湔水出焉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寇盜謂杜蕃寇成都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後主先主子禪也謂

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甫吟之恨而諸葛亮作亦與廢之感也梁甫吟者昔齊景公有士三人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恃功恣行無禮公患之晏子請去之公餽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田古論功先食公孫自刎田古慙亦從而刎焉諸葛孔明因出齊城門作是吟以嘆之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花近高樓可以娛登覽之日而公云傷心者以天下兵戈未息來此登樓亦非所以行樂也傷心之際舉目而望江山因感春色擁江而來自天地至今如此而玉壘山之浮雲

閣夜

則古今變態之不常也第三聯亦因登樓而望西北遂言唐室猶尊而斥使吐蕃毋入寇也末聯又即樓前所見謂後主亡國之君猶得祔祠先主廟中是可歎也故為梁甫吟以憶諸葛公惜其興復漢室之志不遂也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

五更更者經也歷也節為五也

三峽星河影動搖

三峽巴陵

有巫峽明月峽廣澤峽影動搖漢武野哭千家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

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黄土人

事音書漫寂寥

此詩公因夜宿閣中高寒不寐將曉而作也
首句驚歲之晏第二句見將曉之時霜天晴
則鼓角之聲特響故悲壯將曉則星河之影
爭明故動搖然此二句雄渾瀏亮冠絕古今
矣第三聯亦因曉而歌哭俱動也聞戰伐者
傳聞軍敗而士卒之家哭未聯感忠逆賢否
之同歸于盡人生亦徒然耳而我於人事多
違音書久絕如此之寂寥者乃適然也豈固
為我之困耶

眺望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

方輿云梓潼左帶涪水涪水
東南流與射洪江合金華山

涪水皆屬梓
州射洪縣

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雋蟠三

蜀

越雋唐志雋州為越雋郡有越水雋水三蜀
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

犍為郡故後
人謂之三蜀

水散巴渝下五溪

巴渝二州名五
溪漢馬援擊五

溪蠻夷謂雄谿
沅谿辰谿也在辰州界

獨鶴不知何事舞飢

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

為携

首句言公之野望在金華山之北涪水之西
而其地少寒故仲冬始有淒淒之景也次聯

申詠山水言金華連亘盤旋之大涪江分派
末流之遠也獨鶴飢鳥亦望時所見風日淒
淒天色已冷故問何事而舞覺得鳥飢而欲
啼也酒暖乃色綠射洪寒輕故此時仍綠而
我正傷神於野望之際誰能為我携杯至此
而飲我乎又按第二聯首出山水二字又與
立春日吹笛
二詩同格

望野

西山白雪三城戍

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嶺在成都西

南浦清江

萬里橋

萬里橋見前卜居詩

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

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

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此詩言野望之際遠則見雪嶺近則見南浦因嘆兵戈搶攘同氣乖違而一身遠客於此衰老多病官位不顯畧無報主之效聊欲出郊散懷而眼中人事日見蕭索適以增其傷感也

亭榭

滕王亭子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
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

葢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

知還

亭在玉臺觀內唐高宗調露年中滕王任閩州刺史作滕王元嬰乃高祖之子也閩

州有亭洪州有閣及有碧落碑在焉

此亭子在道觀中故以仙家詠之言亭子枕巴山近道陵上昇之處尚可躡丹梯而登也第三句言亭前之物第四句言山上之物第三聯又詠亭前之景江石之麗令人愛之而動心花葢之密又爛然滿目此地之人至今歌詠滕王作刺史之自每遊此而忘歸者以有江石花葢之景可觀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

鄭縣屬華州治

戶牖馮高發興新雲

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

岳蓮華山記山頂有池生

千葉蓮花因名曰華山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皆華山所臨周武帝寶定五年大冢宰晉公宇文護所築華山峽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之糧

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

雀欺燕喻

小人欺君子蜂趁人喻群小趨權勢也未知是否恐一時之景耳

更欲題詩滿

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亭子高敞故望見高遠而有以發公之新興也其日天晴故高則見蓮花峰之俯臨官道

遠則見柳色之逸離宮也其日春暖故雀喧
蜂亂此又近之所見皆足以發興者也惟其
興之發故以一詩為未足欲更多題以寫此
景又衆人皆散而公獨留則苦吟傷神且一
吟而止也

果實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
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
童莫信打慈鴉

總餽貧人謂舊日天下太平家
給人足至高秋時桃熟皆以分

餽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滿眼則望復
結其實此所謂有仁民之心也於簾戶則通乳
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童之妄
打慈鴉此非有愛物之心而何寡妻群盜非今

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此詩疑是公再歸草堂感物傷時因桃樹而
發故題之也言升堂之徑舊時直入而不斜
五株桃樹亦任其遮過此徑人行其下今樹
枝愈繁往來之人遂由斜徑而升堂矣因言
舊時桃實秋來皆聽貧人取以充飢來春之
花仍是滿眼又言舊時垂簾當戶每通乳燕
心甚宜之而兒童之戲有慈鴉來止亦莫肯
任其打逐也中四句見公仁民愛物之實而
次聯則接次句桃樹而言三聯則應首句升
堂而言也末聯感今懷舊言昔時非如今日

家家有寡妻處處有群盜回思天寶之盛天下正屬一家文軌混同豈謂兵亂乃至此極乎其可嘆者非止桃樹而已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

按唐李潮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

名臣各有差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

穎白圓訝許同憶昨賜露門下省

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為

左拾遺隸門下省

退朝擎出大明宮

大明宮見秋興第五首詩

金盤

玉筋無消息

唐制賜近臣櫻桃有宴故曰金盤玉筋無消息也

此日嘗

新任轉蓬

此詩公因野人之贈而憶中朝之賜也言西蜀偏方而櫻桃之實亦及時而熟故云也自紅其送饋出於野人以籠盛之所以細細傾出至於數回猶恐其觸破傾出雖多惟其勻圓如許之同也第三聯遂憶往時任左拾遺之時同露省臣之賜擎出大明宮門多少光榮豈比野人之贈哉因感君恩遂言今日玉食亦不知有此時物否而我乃猶得嘗新則宜自寬任其流寓若斷蓬之轉矣

舟楫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 南京明皇幸蜀後號成都北為南京置尹至德二年改北

望傷神卧北牕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

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

蔗漿携所有瓷罌無謝玉為缸

此詩公因與細君泛舟而作雖在第三句見題而首尾皆為進艇之事言其留滯蜀中辱於農畝所以北望長安輒傷神而偃卧也因欲遣其悶懷故引老妻泛艇看稚子之浴江且以眼前妻子相聚為娛而已蝶之相逐蓮之並蒂雖若指進艇時所見然其意實比夫婦同舟所謂興而比者也末言以茶為飲以蔗為漿隨其所有而携在舟中且以瓷罌盛

茶與漿其潔白亦不讓玉缸之盛酒也始者傷神今則可以怡神矣

城西陂泛舟 西陂即漢陂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

牙檣動 古歌辭以象牙作檣 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

浪搖歌扇 隋湯帝錦纜龍舟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 燕蹴飛花

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槩百壺那送酒如泉

此詩亦所謂艷曲者矣首言歌姬管籥之備次言牙檣錦纜之移在樓船可望不可親也悲遠天聲聞於天也自信其動徐看其牽中流自在行也第三聯情景辭句艷而不淫所

謂麗之則者也未聯雖寫實事然在樓船上
數見小船蕩槳送酒而來亦甚風度信可樂
也

橋梁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
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為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

歸華表

橋前二柱曰華表又續神記遼東城門
有華表柱有白鶴集其上言詩曰有鳥
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
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
日落青龍見

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

題柱成都有昇仙橋司
馬相如西去題其柱曰

大大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
乘傳車過其處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
知君材

是濟川功

濟川高宗命傳說若
濟大川用汝作舟楫

合歡却笑千年

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驅石齊地理記秦始皇作
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

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
速神輶鞭之石皆流血

此詩首句言此雖竹橋而結構牢壯與木橋
相同也次句言人不必寒裳涉水而行道通
也次聯上句用事下句比竹橋如青龍而長
也第三聯上句用相如事以為自謙之詞下
句言李司馬造橋之妙如此可以知其有濟
川之材借高宗傳說之事也合懽者諸公相

會觀橋之際因笑秦始皇梁海之難卒無成功不如李公竹橋之易成也

燕飲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
鳩鵲鷓鴣滿晴沙
自知白髮非春事
且盡芳樽戀物華
近侍只今難浪迹
此身那得更無家
丈人才力猶強健
豈傍青門學

種瓜

青門見前舍弟觀詩

此詩第五句近侍只今難浪迹言不容浪漫厠迹於朝間矣其蜀拾遺明甚次聯言我白

髮之生非閑春事自不相妨且陪鄭八丈盡飲恋此曲江之物萃耳物萃指起聯二句也頸聯言我雖不得為拾遺不與近臣之列矣然不免無家則祿仕之計豈容已乎言必湏更受一官故末聯又勉鄭八丈出仕而未湏隱也謂我白頭者猶欲仕况如丈人之強健乎者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

按鄭潛曜廣文學士虔之姪也尚明皇臨晉公主故曰主

家公主之家也

留客夏簾青琅玕
春酒盃濃琥珀薄
冰

漿椀碧瑤寒
誤疑茅堂過江蘆
已入風磴霾

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

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見前玉臺觀詩鄭

谷鄭子真耕谷口見前江雨鄭典設詩

時聞雜珮聲珊珊

此詩前四句極言洞中陰寒而富貴氣象自可見也煙霧霏微簾紋清滑洞中深陰杳故也酒濃而見琥珀盃之薄水水而凝瑪瑙掬之寒非貴主陰洞中何以有此公獨覺其陰寒誤疑入已之草堂過江上之山足不知已涉風磴在雲表陰霾之間矣因此覺得駙馬洞中乃秦女鳳樓之比非若子真之谷口故得聞珮玉之聲清亮可愛又豈草堂之所有乎可謂誤疑矣

音樂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

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

胡騎

北走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彌賊聞之皆妻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獻歎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
武陵一曲想南征
武陵曲樂府橫吹笛有関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辭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溪深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此詩前四句賦吹笛之景後四句用吹笛之事次聯分應首句第三聯見其聲能斷腸應第二句也堪此走者胡騎聽此聲必動懷土之思可使之宵遁也想南征者因此笛聲之切而思相伊之善弄也然武陵一曲未有所考疑或是馬援南征武陵蠻時曾聞笛而有感也末言秋時楊柳已凋何為今宵又有楊柳可折乎此以曲名翻意而結也愁中字亦與斷腸字相應

禽獸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毛骨有異他鷹恐膈

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翻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竒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干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耻下鞞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

深憂

三窟馮驩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

此篇詠白鷹也言其如雲之飛如玉之立高遠潔白能盡覽清秋之色故雖有竒毛不肯深藏而恣意遠飛也然在野未易羅致羨其竒毛者只教竭其心力終不可得衆人何為

欲以網羅求之耶或疑千人當作千人言此
鷹在野千人何事意亦似通千人猶言衆人
謂求之者至於千人之多也本是野鷹不受
人招呼故云一生自獵又且知無他鷹可與
為敵故百發百中愈矜其能耻於下人臂鞞
之上以馴養也此聯亦言其終不可得耳末
言如大鵬之翼飛礙九天亦須迴避此鷹但
有兔穿三窟之內則不必深憂矣言其摩空
搏擊猛鷲之甚但
不能穴地之深也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

超紫塞

崔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云故云紫塞

玄冬幾夜

宿陽臺

陽臺見神女陽臺

虞羅自覺虛施巧春燕同歸

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此篇詠黑鷹也鷹如漆世所絕少故云不省人間有疑其自北極海外而來蓋北方純陰水黑色之地故當產此黑鷹也從北極來故超越紫塞之外宿陽臺言其南至巫峽亦云遠矣虞人自欲羅致各極巧謀然不可得虛施其巧而已鴈盡春生之後向北而歸則與鴈之北向者同途必為所猜而不敢同飛也末聯謂其歸時一日萬里神速如此而其爪目實非凡鷹可比亦徒有所嘆羨而已又按白鷹常有故結語尤為抑揚之詞黑鷹絕無結語深致贊美之詞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啣泥兩度新舊入故園
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
異飄飄托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

沾巾

公時舟居燕子偶至舟中有感而作也言在
潭州兩見春燕然舊在家燕子入我故園曾
認我為主入矣今在舟中不可相依特因社
後遠來看我一度也第三聯以燕之寄人居
室比已之流寓他鄉既可感矣言暫來舟
中又惹落花而去益使我傷春之莫也

虫類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踈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裡
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
經花盡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
未歸

此詩言初見螢飛有一螢從踈簾而入又入
座人衣襟而明忽然飛遍屋中覺琴書冷靜
不肯留照復出簷前則有數點亂飛若星宿
之稀踈却又傍井欄而飛漸添多矣其偶然
經於花間而止者則弄光於花上也以上六
句寫其出入動靜之狀末則言客居衰老見

汝生愁不知來歲見螢
之時能還故鄉否也

簡寄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
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

文翁漢景帝末為蜀

郡太守脩學宮蜀地大化崇好文雅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尺分而相合漢文帝紀初與郡太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註以為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但使

閭閻還揖讓敢論松菊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

美

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鄒善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

之黃鶴云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萬州梁山縣

栢枝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興州順政縣丙

水出丙穴穴口闊五六尺出嘉魚然則蜀多丙

穴也方輿云達州明通縣并峽中其穴九十其

中皆產

嘉魚酒憶邛筒不用酤 邛筒成都記邛縣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

故曰邛 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五馬

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夫論

寶應元年七月嚴公歸朝公亦去成都周遊

梓閬間者二年至廣德甲辰春嚴公再鎮蜀

公復自閬還成都依之言得歸茅屋者自武

去後成都多故公不敢歸及今始得歸也嚴

公再來閭閻之民必復還前日揖讓之風俗以其有興學之教也故公言但使民如此還淳則已之早去草堂松菊荒蕪亦何恨矣况丙穴之魚常食而知其味之素美郢筒之酒常飲而憶其不用自酷嚴公舊嘗至草堂其五馬亦能識小徑而今數遣書相促待我歸來矣必又將行厨具酒魚而來訪也又按成都尹本以太守而陞故公用文翁五馬事稱嚴公也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丘候

無兵馬

雪山西山也時罷三城之戍

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恠

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隣習池未覺風流

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習池晉山簡字季倫永嘉初為南征將軍出鎮襄陽

諸習氏者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嬉遊於池上輒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

清江白蘋春暮之景色公計其程及至草堂猶見餘春志喜之辭也此故園指浣花溪草堂非如他詩指長安洛陽亦所謂反望并州作故鄉者矣重見故園之春而邊境無虞府主相候其歸途之喜為何如耶公嘗遣弟占校草堂則云鵝鴨宜長數恐其惱比隣柴荆莫浪開恐其延俗客也今公乍歸不免俗客相遇兒童延之以坐不為輕訝鵝鴨之群則自制之終不令其聒惱隣家也此聯預言到家之事無非喜詞末自比草堂為習家池比嚴公為山簡言嚴公不過草堂者二年其流風餘韻未覺其盡况受再鎮之命而來其賞

又新則俗客相過自絕
而比鄰亦且不厭我矣

竹寒沙碧浣花溪

浣花溪梁益記溪水出渝江
居人多造彩箋故號浣花方

輿云在成都城西
五里一名百花潭

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

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

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

如泥

泥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虫無骨名曰
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然

此篇想像草堂之荒蕪也言溪上竹繁不洗
其寒陰映沙亦成碧色矣橘刺藤梢無人剪
伐亦交覆於行道矣所以過客為荆棘所傷
直以出入為憂土著之人為密竹所隔亦難

認其東西也室中書帖藥裹無人拈動必為
蛛絲所封騎馬而行者但存野店山橋之間
以公不在草堂而不相過矣末句却問嚴公
肯來藉庭前茂草而坐則我到家未須剪雜
荒穢先拚一醉以
同卧於草堂也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

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祗憑黃閣老

黃閣

老指嚴武兩省相呼武至德間為給事中時甫
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草堂芍藥必盛公詩又
乘興還來看
藥欄可見
衰顏欲付紫金丹
道家有紫金火
丹服之則化腸
為筋變髓凝
骨長生不死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

難

此篇言向時常恐沙岸善崩不已將損及芍藥之欄故徙居民於江檻之外設為隄防以減殺風湍不使其崩沙岸也又如種新松則欲其極長斬惡竹則欲其多除若此生理今皆不能身親為之但望嚴公使人料理而衰老之頽則欲其求丹藥以養之耳蓋三年在外衰老羸瘦之甚始信世間有此艱難故欲歸來偃息而生理則又未能事之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

錦官城見前蜀相詩註

烏皮几在還思

歸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

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隣

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

揔戎雲鳥陣

雲鳥陣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雲鳥之陣所謂鳥散而雲飛變化無

窮者不妨遊子芟荷衣

此篇言城西草堂其中生事甚微但留烏皮几在而已然猶不忍舍此而思歸也昔者之去恐亂兵入我草堂故避之耳今者之來已恐隣人多有避兵而不存者因嘆天地許大而我乃側身其中可謂無所容矣更且懷思古人常多感慨然回首兵戈若此百念皆灰甘心自息其機事矣末承上言雖則風塵未靜皆言有嚴公之軍容儘能安蜀則我服隱者之衣可以安身而無妨矣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

武嘗三鎮蜀在乾元

裴冕之前為一是年為二廣德元年表公為叅謀時為三也

常恠偏裨終日

待偏裨諸將校也

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

遠下荆門去鷓催

鷓見前

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

懷抱向誰開

此詩公將去成都聞嚴公有拜尹之命故且待相見而後去也言在他鄉喜故人重來相見而成都重鎮之地必須得濟世之才如武者方稱其任也每日惟訝諸將郊迎不至不知嚴公隔歲已潛入城但未視事故不可見耳又言我之行欲出巴渝境上正為鶯啼相

合之時於是出峽遠下荆門乘快舟之便也然猶遲遲未去成都者身老之年時危之際思與故人會面而後行蓋平生知己如嚴公者少捨爾則向誰人開此懷抱乎相待之意矣切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獻納司存雨露邊

獻納武后初置匱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匱使玄宗改為獻

納使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

漢儀密奏皂囊

封版故曰封事

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

窓點檢白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

楊雄字子雲漢成帝時客

有薦雄文似相如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
幸甘泉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雄以
為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上
自西嶽還雄上河東賦以勸
唯待吹噓送上

天

按獻納使封匱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今田澄
必以起居兼獻納故篇中專以受言事美之
而終欲因之以獻賦也言理匱之署密邇中
禁非賢才不得以任此今田舍人既畢注記
之事而退後來獻納使之司存收人所上封
事付與宮女使之開函於御座之側也曉趨
璣闈會朝而入侍左右言舍人之職也白雲
篇者山林之士草茅之言必檢點而後收之
言獻納使之職也中四句可見其在雨露邊
而地分之清切也未言我又賦欲上專望

舍人陳進而後得徹
御覽推獎之意耳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高適為西川節度禦吐蕃師
出無功亡松維保等州以嚴

維代還用為邢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汶地理志
汶水名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

飛騰無奈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

總戎適先
除淮南節

度使後為西川節
度故言總楚蜀

方駕曹劉不啻過

方駕言並
駕與曹劉

齊肩也不啻猶過多也曹劉魏曹植字子
建劉楨字公幹皆有逸才建安七子中人
今日

朝廷須汲黯

漢汲黯字長孺建元末為主爵都
尉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召

為淮陽太守上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居淮陽十年卒
中原將

帥憶廉頗廉頗趙良將漢文帝嘗嘆曰吾獨天

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錦水錦江

公初識高常侍必在兗州之境故云汶上又
云多年適與公皆拜拾遺其後高乃出授節
鉞入為侍從可謂飛騰矣其官楚蜀也雖握
重兵然論名位之極尤未止此其詩之妙則
與曹劉並驅而又過之也汲黯在朝淮陽寢
其反謀漢文以為獨得頗牧不憂凶效以此
二事比高公今日在朝為有用也末言我獨
為天涯之春色催其老景惟其憶別之淚甚
多錦水為之增長矣

奉寄章十侍御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
後將復赴朝廷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章彞揚州人金章即

神湘西不得歸関羽蜀將関羽字雲長先主收

河内尤宜借寇恂後漢寇恂

朝覲從容問幽側

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
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
字子翼光武收山東河内郡拜恂為太守又為
穎川太守後穎川盜起車駕南征恂從至穎川
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陛
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勿云江漢有垂綸

首句言其人才之美次句言其章服之貴頷
聯言其力量謀為之大發揮其能事雖天地
亦為之回轉教習精兵雖鬼神亦為之驚動
蓋大言之而過譽之也頸聯用関羽寇恂二
事言梓州亦當再留章彛不當聽其行也関
比其任留後寇比其任刺史用事親切如此
尾聯囑其入朝承天子訪問遺才則如甫者
亦在所當言矣使之勿云乃反辭以激之也
有一作老則言其尚可
用而恐天子疑其老矣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寡落三年坐劍州但有文翁

能化俗

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興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

明敏有才者

張叔等千餘人親自飾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

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由

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

不絕至今巴蜀多

文雅文翁之化也

俱為郎中文景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

中封為安樂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

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常與望氣王朔言之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

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

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

軍所以不

得封侯也

路經灑潁雙蓬鬢

灑潁堆在天入滄

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魏王粲字仲宣司徒辟召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登江陵樓作思鄉賦因名

仲宣樓

按公寶應元年將由峽下江陵故作此寄別李劍州因嚴武來作尹遂不果行此作與奉待嚴大夫詩蓋同時作也驅今古者言其高義盡今古之人與之齊驅也如此高義而寡落遠郡久而不起亦可念矣文翁用郡守事亦應高義之句李廣用同姓事未封侯應寡落之句第三聯言其赴荆南之所經下句言至其地也末言兵戈之際再會應難我到仲宣樓上唯有回首春風以相憶耳

奉寄別馬巴州

勲業終歸馬伏波

後漢馬援字子淵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善兵策封伏波

將軍功曹非復漢蕭何

蕭何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

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

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

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

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驪駒逸詩篇名也見

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石次玉又大貝可為

珂裁為馬勒飾者也

之別恨而公且泛湖以忘歸也九歌云悲莫
悲兮生別離又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既謂之
春色又云悲公子者別離之際好景
乃生悲也春色第六句花柳是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

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

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

於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

險行

崔評事公之表弟又為戲簡故其辭直致之
甚江閣指崔之所居第二句言自天明起坐
直至中午不見遣馬來迎倒句法也次聯言
雖陰雨而雲薄不掩春色雨細儘可入城蓋
赤甲滾西之居在夔城外而崔在城中許邀
公也後四句只是促其馬來不必慮我老而
怯雨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

崆峒隴右山名

河隴降王款聖朝宛

馬總肥春苜蓿

宛馬大宛馬嗜苜蓿草

將軍只數漢嫖姚

嫖姚漢書霍去病善騎射漢武朝從衛青為嫖姚校尉

陳留阮瑀誰爭長

陳留地名阮瑀字元脩
與陳琳並為曹操記室
漢田鳳字季宗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
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京兆田郎早見招
地名
麾下賴

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此詩前四句先美哥舒翰見田九不失其可親也首聯言哥舒翰自隴右入朝者為有降王款附於大唐也第二聯上句言如李廣利所得宛馬食苜蓿而肥下句言當時邊將盛名無過哥舒翰者如漢時獨推霍去病也第三聯上句用曹操辟阮瑀事比田九為哥舒翰所辟下句用本姓故事以美之誰爭長言其獨步早見招言其少年也末言哥舒翰麾下人才之盛皆賴田九引進未必獨無引薦杜公之意蓋囑之之詞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
徵君晚節傍風塵
楚妃堂上色殊衆
海鶴堦前鳴向人
萬事糾紛猶絕粒
一官羈絆實藏身
開州入夏知涼冷
不似雲安毒

熱新

首言徵君本在白水青山之間隱居而今年老乃因兵戈奔走在外故云空復春也次聯言徵君操行潔白過於衆人如楚妃在堂上衆女之中其貌獨美然晚節流寓他鄉如海鶴不能冲霄乃馴於階除以鳴向人第三聯言我非不為隱者之高惜應接多事之際尚

求辟穀之術然而繫於一官不遂高蹈者實因世亂藉以蔽身耳蓋吐其心事於徵君也末又美徵君在開州度夏多涼不如我在雲安為毒熱所苦此亦寄贈相慰之辭耳

寄杜位

近聞寬法離新州

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之

於近郡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

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

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詩心緒亂

玉壘山在灌州

青城縣公時在青城因寄此詩

何時更得曲江遊

曲江在長安城北為勝遊

之地杜位有宅近焉

按公在嚴武幕為叅謀時杜位為行軍司馬此詩蓋在以前未相見時寄之也首聯言其初離貶所未遂還鄉而想其憂也次聯言其遭流竄之苦第三聯兵戈未息想其多憂而頭白也末聯言客中寄書而傷心者不得復返舊遊也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

崔吏部漪謫荊州司

馬九江日落醒何處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在岳州巴陵縣西北沅漸元辰

叙酉澧資湘諸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瀟湘亦在其中一柱觀頭眠幾回

一柱觀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唯一柱衆梁皆拱此柱可憐懷抱向人

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

塘灩澦堆瞿塘峽名灩澦石名並在夔州

崔漪必嗜酒雖以吏部謫為荊州司馬猶不廢酒故公隱之而專言醉也次聯言問之曰洞庭湖上日落之時尔在何處醉酒方醒如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醉眠其上也此二句見其尊之常開所以為醉司馬也第三聯見崔之失意但向不知己之人傾盡懷抱而已如我之相懷憶又無便使可寄平安之書惟將雙淚寄江水之流達荊州耳

尋訪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干水涯也竟日淹留佳客

坐百年粗糲腐儒食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

來看藥欄藥欄花藥之欄檻也

此必遠來之客初至成都慕工部之名而求見也故公詩言幽居求見者少老而且病酬答賓禮又難今日徒以虛名而勞此客出郊之遠也盡日延坐而以粗糲飯相饋見客之相親公之安貧也末乃囑其再來看花惟以清談相與亦姑以覘其誠意否也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
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殮市遠無蕪味尊
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
餘杯

水環屋外忘機鷗狎落花不掃閉門始開此
四句寫其幽棲之狀千載如畫食無異味酒
不別沽又欲隔籬招呼田父同沾餘瀝此四
句寫其真率之意又見公之甘貧而諧俗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

元戎詩少雅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元大戎戎車也郊坰爾

雅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坰

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

使節

東西玄宗在蜀合東西兩
川為一道以嚴武鎮之

地分南北任浮

萍南北自蜀望長安
為北蜀為南也

扁舟不獨如張翰

張翰字
季鷹會

稽人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翰
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
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使同舟即去不告家
人晉惠朝齊王周辟為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
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
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因秋風起思吳中菘菜
蓴菜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
意耳富貴何為耶遂引去

皂帽應兼似管寧

管寧字幼安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觀孫
邕王基共薦之明帝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
之不就家貧好學坐一簟床五十年當
嗒處皆茅在家常着皂帽布裙而已
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垣西土

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
星明黃則處士舉矣

此詩首言中丞以大將而少引兵從以出城
迤邐閑遊而至草堂也次聯言中丞合東西
兩川而握其節以撫安全蜀故視中原雖有
南北之異而公得流寓於此也頸聯公以張
翰管寧自比言其去朝居此不獨如翰之就
尊鱸又似寧之避地遼東也末又以處士自
居言寂寞之濱雲霧晦冥無人知有處士
在江上而中丞獨能見過其意亦良厚矣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
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
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慶

交懽

嚴公自携酒饌來就公飲故曰行厨起聯賦
其饌具之盛騎從之多次聯述嚴公所以臨
草堂非因中使徵求處士之急實由嚴公禮
貌賢者不自尊大而從容來訪也又言地僻
江寒人所罕到而嚴公乃能看弄漁舟至於
竟日其意厚矣惜乎公貧無以續其酒饌而

盡交接
之權也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
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

幽徑浴鄰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繡衣

漢武帝時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使出討姦猾治大獄皂盖能忘折野梅

皂盖漢志二千石者皂盖朱兩旛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

習池田習池晋荆州峴山南豪族習郁有住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

歸名曰
高陽池

此詩首言身老家貧故貪睡而閉門也及其
晏開門之時適見江鶴之浴鄰雞之來即所
觀而賦之也後四句方及題中之事言侍御
既能携酒相過高使君豈不能至草堂而折
梅乎故借侍御霜威以催山簡同來一醉草
堂而歸也高為蜀州刺史故用太守皂盖事
又用襄陽守之事

酬寄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

沙苑馬

苑馬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

幽棲真釣錦江魚

成都號錦

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宮城故公詩用謝安不倦

登臨費

晉謝安字安石隱會稽與王逸少許詢支遁遊放情丘壑有東山山半有薔薇

洞即安石遊處也

阮籍焉知禮法踈

晉阮籍性迂懶禮法之士嫉之如讎

小學言其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蕪徑欲

教鋤

此詩公自述其野亭之居以答嚴公也言向者拜拾遺之時亦曾奏書以論時政然其本性但喜幽居故又言彼時乘官馬以充貢奉實為冒濫今日幽棲之地鈎錦江之魚乃其

真情也第三聯以謝安比嚴公以阮籍自此言嚴公喜出登臨則公所以逢迎之禮豈謂其踈畧哉若果然枉教出城而來則我當除道以相待矣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晚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

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

燕石

荀子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賈客見之俛而拑口曰此燕石也與瓦甃等主人大怒藏之愈固星隕左傳僖公十八年春隕石于宋五星隕化為石也又星隕如雨自得隋珠覺夜明

隋珠淮南

子隋侯之珠註漢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含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搜神記
隋珠徑寸夜有光明 喬口橘洲風浪促在橘洲
南長沙郡 繫帆何惜片時程

公在長沙因郭判官寄詩相問故酬之也言我才弱年少但有虛名而已况卧病經春豈有好懷惟其病也故留心於藥餌而廢詩篇但因春來花開偶然有作爾然其作與宋人所寶之燕石相同能為隕星之光隨手而滅若判官之詩則如隋侯明月之珠自我得之覺其夜生明也公居喬口郭在橘洲相去甚近故末又囑其掛帆一來以面論詩法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

東閣在蜀郡即崇慶府

還如何遜在揚

州何遜字仲言梁天監中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洛思梅因請再任及抵揚州梅花方盛開對花彷徨此時對雪終日與陰鏗俱以能詩名號陰何體

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

白頭

此詩起聯用何遜事比裴迪言遜在揚州見東閣官梅而動興今迪登東亭逢梅花而賦

詩寄我亦如遜之風度也遂言此時但對雪亦未免遙相思憶况於送客之際東亭別懷又逢梅花則相憶之情豈可過乎宜其賦詩來寄也然幸尔只寄詩而不寄梅若折花來則傷我歲暮之情矣折來且傷歲暮如何可去蜀州同看必起思歸之愁也我今在江邊自對一梅雪中花發垂垂然使人觀之白髮日夜生矣况又至蜀州而觀之乎意裴詩中必有惜不與公同看東亭之梅故公之和意為此言也

送別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為滄水使

韶比兼開江使通城都外江下峽舟船從祖杜鴻漸以黃

明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滄水使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受誅乃巡衛山血馬以祭忽意赤繡衣男子自稱玄衣滄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

國燕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

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

晉潘岳字安仁才名

冠世為眾所疾栖遲十年惠帝朝為黃門侍郎作秋興賦曰蟋蟀鳴于軒屏

早聞黃

閣畫麒麟

黃閣漢蕭何所造宣帝畱功臣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鄉弟故鄉同姓之弟非親族弟也起聯美杜韶次聯美杜鴻漸第三聯言韶為從叔所親

夢捨舟出陸策馬隨行皆是論兵之地則在舟中與解鞍之時其論可知矣而黃門之鳴玉佩橫金帶者乃報主之身其貴重如此豈易得而近之哉未聯因韶以勉黃門言今別時尤是季夏途中莫遲回度秋空吟蟋蟀如潘黃門而已須早歸朝策勳以宰相而與功臣之畫圖此乃我之所願聞也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盃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

趙張

趙廣漢張敞宣帝朝先後尹京兆有聲

前四句即橘亭之景物而賦章梓州之餞飲也夫以刺史送客於野亭之上以玉盃行酒而分韻賦詩其時物則千橘送香其天氣則高雲生涼良不惡矣然以公則衰老自傷宜其難於為別而竇尹之賢名則從此入朝廷定有陞擢矣既為南京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故以趙張京兆之事預期之也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

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盡熊頻

中丞栢貞節也時為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弟也衛尚書

伯玉也畫熊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愛弟傳書彩鷁新彩鷁謂船首畫鷁以

壓水遷轉五州防禦使五州唐書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

使隸荆起居八座大夫八座唐以六尚書左南節度起居八座大夫右僕射合為八座衛

為尚書故曰楚宮臆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

春與報惠連詩不惜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每云每有篇

章對惠連輒得佳句知吾班鬢總如銀

都督防禦皆職按荆州刺史故云問俗畫熊

頻言時時按問民俗於荆州刺史之境見其

勤恤民隱不得少暇故遣乃弟奉書乘舟以

至江陵也其時中丞新兼防禦之職必因衛

尚書之力故遣弟起居於其太夫人也弟

三聯賦別筵之時景臆送水者臆月凍消順

源至江陵也雲偷春者城上雲含海日之輝

見晴景也末之寄聲杜位言我非惜一詩不

以示汝當知向時二毛今盡白矣亦為苦吟之故是以少吟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相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

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樝花紅勝錦生

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劍南唐貞觀元年分天下

為十道九觸忤愁人到酒邊日劍南道

此詩言幼年相得至於壯年而後遠別則彼此無音問矣後日之會知復何處而偶爾相見即為別筵可勝情哉所以妬桃憎柳者為其春色無賴之甚偶近別筵見之而觸忤我之愁思也次聯先說再會後說今別倒句法也

又送辛負外

在惠義寺園曾送一絕句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座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

今朝臘月春意動

臘唐運以土德行衰於丑故用五月為臘後漢音義曰臘

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者也

雲安縣前江可

云安縣在夔州即漢胸臆縣也

一聲何處送書鴈

書鴈漢蘇武使匈奴

十九年不得歸匈奴詭言武已死後昭帝議和或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匈奴以為神遂放還鴈本無傳書之事沿襲以為故事耳

上瀨船

百丈巴人接竹為纜以牽逆流之船號百丈

未將梅蕊驚愁

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

明光殿名漢王

商侍明光殿起草作制誥

肺病幾時朝日邊

肺病甫有消渴疾

建丑之月二陽已生楚地冬暖水凍消釋故
言春意動江可憐也大抵春意動故江可憐
而聞鴈見舩乃江可憐之實景愁人之眼梅
蕊未經遠塞之天椒盤更媚又春意之事也
未聯以司馬相如自比蓋公嘗獻三策於玄
宗如長卿之遇漢武今有肺氣之疾臥病峽
中亦如長卿之臥病茂陵也若得朝日邊而
起草明光為人所羨慕則雲安縣前之景又
何足戀哉惜乎肺病不知何時得遂此願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

此溪女

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鹽井

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

舉目風景切

新亭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者十六士每至暇日

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子殼為陳留

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又

作女誡七章今行于世兄固著漢書未就而死

詔昭躡而成之家音姑者尊長之稱如婦於姑

之義也

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筴迎船出

竹筴楚國

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老病薦冬月思筴

食宗乃竹中泣而告天湏臾筴為之生持以供

母白白江魚入饌來

江魚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龐盛之女至孝母

好飲江水妻出六七里沂流而汲母嗜魚膾夫

婦常力作供膾母性又不能獨食呼隣母共之

舍側忽有泉湧出味如江水每離別不堪無限

旦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

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恠頻

頻勸酒杯

黔陽黔州黔陽郡

首句直以曹大家事指王判官之母隨子而
回第二句見其東行乃乘舟也次聯即舟行
之景借泣竹躍鯉二事變化用之見其奉母
之道也第三聯言別意雖不自堪然此艱危
之時深賴判官之才有以濟之使暮之碎不
可留也末則恐其別後音問之少而深致飲
錢之殷
勤耳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叅軍傷其臨老

陷賊之故闕於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擣散鬢如絲

鄭虔好書苦無紙於慈恩院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書之

殆遍善圖山水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
尾曰鄭虔三絕玄宗羨其才置廣文館以為博
士著書八十餘篇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中
偽受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
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
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
司戶叅軍擣散之才言
不合世用也出莊子

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

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

往避迨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

路盡交期

此詩首閱其才非世用而又老矣不過能飲
餅畫已為可傷且將老於平復之世尤可悲

矣惟其嚴譴故倉皇就途公又往餞弗及此
後無路相期而會亦無由矣故未句直期地
下之相見也

公安送帝二少府匡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

逍遙公北史帝負傳字敬遠尚志夷簡澹於榮利徵辟不

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文帝數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又舊唐書帝嗣立同中書門下三品嘗於驪山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封為逍遙公名其所居為清虛原幽棲谷世系表以復之後為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小逍遙公房以別之

送爾

維舟惜別寔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

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

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帝二蓋後進而知慕公者故此篇起聯為直致之詞次聯囑其頻附書來乃見念我之情不必廣傳我詩公以前輩自居明矣後四句但言世亂身老而重以離別之愁耳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

高士傳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身著五色斑斕之衣

作嬰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

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

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

荆州記宜

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重嶺高崖崖間有石如人負力牽牛人黑牛黃山之下有牛灘自此東入西陵三峽之西

白馬江寒樹影稀白馬江江陵縣有白馬州此別

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此篇為韓十四亂後尋訪親庭所在而送以詩也言亂世不見有人戲彩以娛其親者因嘆人間萬事皆不然矣如我之弟妹已不能聚為一家而韓之往江東也知在何處可見親庭乎第三聯言韓往江東自峽中出其自加慎重還鄉則未可必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縣公

軋元二年冬寓居同谷至大曆五年為十二秋矣遠愧尚方曾賜履尚方

乃主造御境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

膠漆雷義字仲公與陳重景公為友漢順帝朝義舉茂才讓於重刺史不聽義遂不應命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時語曰一辱泥塗遂晚收

李杜齊名真忝竊漢書靈帝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各行相

次時人稱李杜焉又有李固與杜喬亦齊名一時朔雲寒菊倍離憂

公在西康州同谷縣與李銜相慶乾元二年也今復會於洞庭之上逆計之已十二年矣別後公嘗檢校員外郎得與尚方賜履之列然不得登朝以受真賜故云遠愧而又嘆其

尚留他鄉也境字疑是竟字第三聯言與李
久交之情雖陳留膠漆之謂亦難比並而甫
一失拾遺之後辱在泥塗遂不為朝廷所用
矣上句應起聯下句應次聯末用漢之李杜
相比雖云忝竊實見其名行相次難
於一別所以望雲看菊倍增其憂也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

子重泛鄭監前湖

崔司業及尚書未詳其名鄭監名審其
宅前有湖公於李之芳筵既聯句贈字
文又與晁彧泛
湖以叙別也

郊扉俗遠長幽窳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

還出浦菖中歌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

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酌丁習池晉山簡

習氏園池輒醉歸時兒童歌曰山翁出何
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酌無所知君看

鄭谷去寅緣谷口漢興有四皓其後有鄭子真
隱居谷口修身自保與四皓相續

和平二年王鳳以禮
聘子真不訕而終

此詩言鄭監郊居人所罕至故遠俗而幽寂
也次聯言諸餞飲宇文欲為滄留之計復乘
舟出浦而泛此湖雖客醉巾斜猶未肯回舟
也第三聯賦湖州之景末言不獨山簡每飲
習池必醉而歸君看今日遊
鄭監之湖者亦相續不絕也

雜賦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袅袅細泉分郡人入夜

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

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陶侃家僮千餘人嘗得胡

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

奴所在侃字士衡晉成帝咸和中都督交廣荆江等八州軍事封長沙公年七十六薨

爾常穿虎豹群

此因獠奴脩引泉之竹有勞而示詩以獎之

也言山陰日暝之際連筒之泉其來甚細故

城中但爭取餘瀝而回以見天晚矣而此奴

尋源引水獨不聞其與人爭也至於三更去

取未及故公有渴疾屢回首望其取水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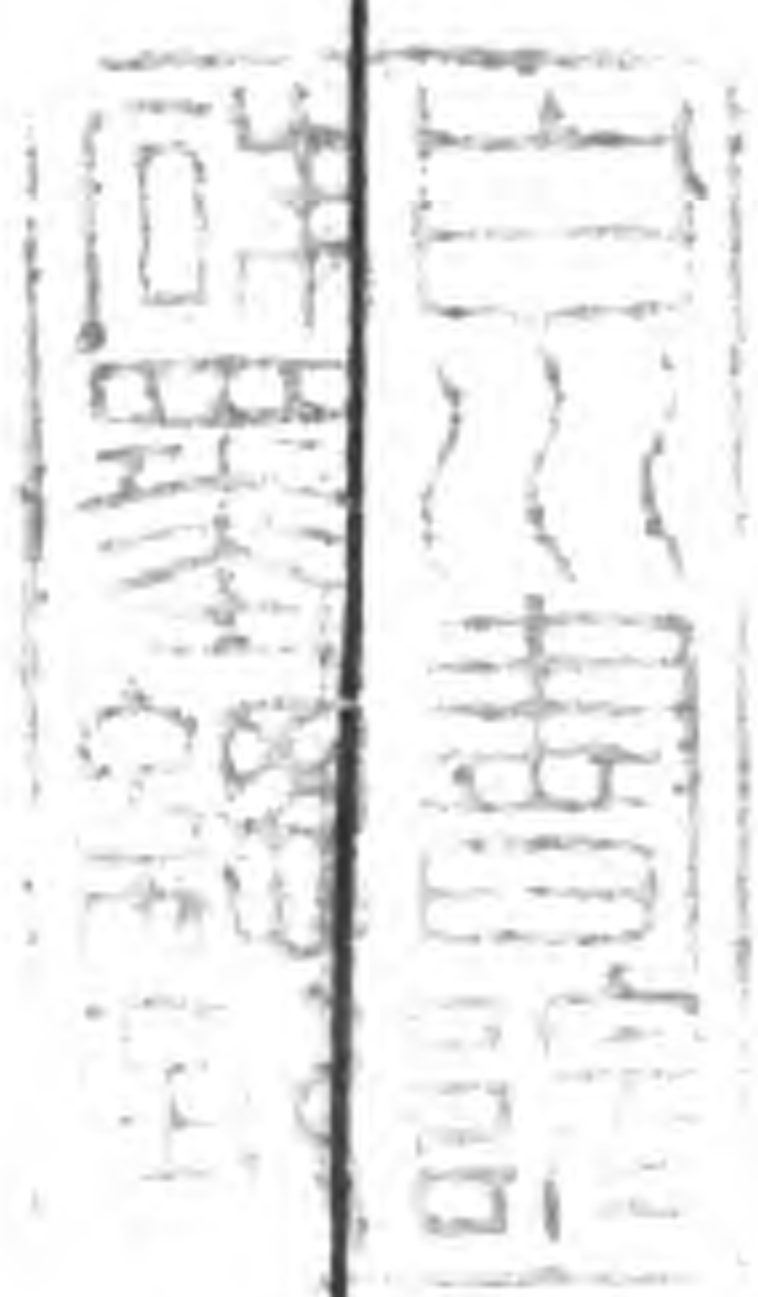
遙聞一注之聲來自高山青雲亦為之沾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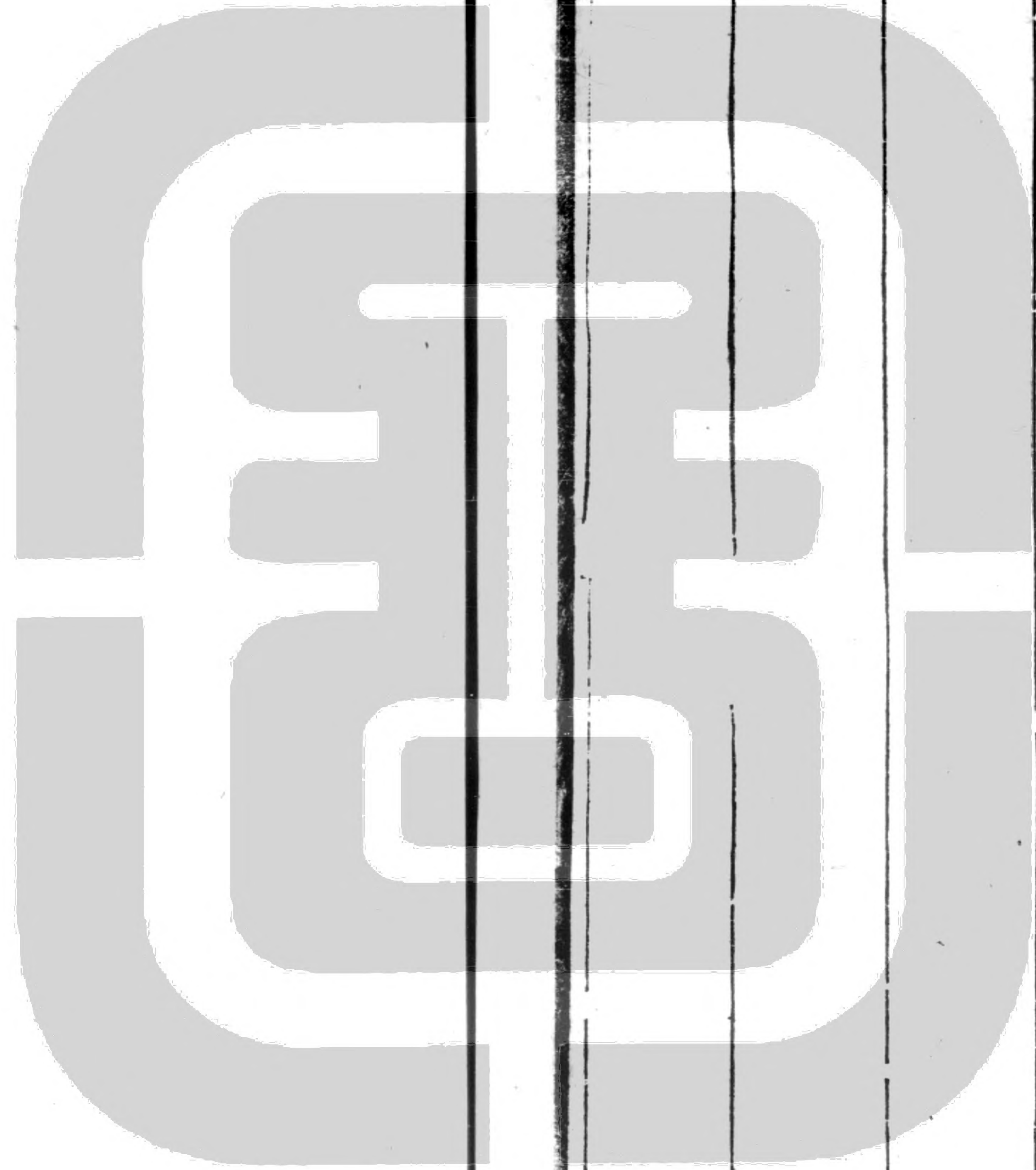
末用胡奴事美其夜深

獨能入山而取水也

杜工部七言律詩下卷

終





三

程